



艺术圈

文·图 / 陈德保

和刘心武对话

走出了你那酸艺术“绿叶居”，漫步在京都古老的小巷里弄，就这样边走边侃，你陪我走向那个夕阳普照的钟鼓楼——真正地面对你，认识你，你的威名不再“震撼”我，你也不再遥远，不再似那佛国里参禅悟道的高僧，你也和王朔笔下的俗人一样——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名人凡人刘心武。

记者：你很喜欢绿色植物吧？
刘心武：是的，我种养了吊兰、紫罗兰、龙雪树、巴西木、万年青等不分贵贱的草木，花很少。我称自己的书房为“绿叶居”。

记者：自1977年《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你著名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你发出了愤懑的呐喊“救救孩子！”，而被文学界称之为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和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以《钟鼓楼》捧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以《五·一九长镜头》、《王府井万花筒》、《公共汽车咏叹调》领导了纪实作品的新潮流。长篇新作《风过耳》又掀起了“刘心武狂潮”，这是为什么？

刘心武：《风过耳》我不乞求有什么效应，也不在乎能得什么奖，对名利我已很淡漠了。畅销我也不刻意追求，因为，我的作品还是属于严肃文学。但这些年我的创新意识一直是很强的。我拥抱现实，比较有韧劲，不愿走捷径，愿下真功夫，更不愿重复自己的过去，这或许是我仍然能拥有广大读者的原因吧！《风过耳》一改过去写“人性善”而写了“人性恶”，这是我在人性方面着力挖掘的。

记者：请你谈谈你的写作情况？

刘心武：当我从一个主编的位子上下来以后，不再承担那些具体的工作责任了，也没有了一些繁琐的事务缠身，我又进入了一种创作状态。回过头来看看，连我自己也觉得惊讶，一是个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高潮期、成熟期，这是我史料未及的。写作对我是一种爱好，一种生活的方式，是我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表现。我还是有一个社会意识的作家，不是在象牙塔里汲心沥血，纯粹地营造自己的艺术。写作——是我关心群体、社会与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我出名已经十几年了，出版了37部著作，还算是一个信誉好的“老字号”吧，作品的供求关系总是“求”大于“供”的。我也仍在不断地开拓自己的新领域，并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挣点稿费，来维持自己的小康生活，不求奢侈，

记者：面对当今的经济大潮，青年人该怎样为自己“发财”做准备呢？

刘心武：在社会大的转型期中，有许多发财的机会，有些人梦想暴富，青年人中也有这种想法和意识，这在改革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要奉劝青年人，要懂得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中，不是人人都可能发财、暴富的，归根到底还得靠自己的能力。所以，要有文化知识，而且还要有社会、生活的应变能力，光有书本知识显然是很不够的。青年人要有自知自明，乘现在年轻、精力旺盛要好好学习，一个是外语，一个是电脑新兴科技知识。如果这些在有些偏僻的地方暂时没有条件做到的话，一般的社会科技知识和自然科技知识要弄懂。知识大爆炸以后，全才全方位的人才不可能出现了，所以只要肯钻研自己选择的专业，就一定会有机会“出人头地”。

(下为刘心武为本栏题词)

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刘心武
1993年2月5日
于北京绿叶居

神功元气袋，OK！



爸爸十年前患了胃穿孔，作了手术后身体还是很虚弱，全家人都为他的身体担心，四处寻医找单方，药也吃了无数，都无济于事。

一次，我在《陕西农民报》上看到“505”神功元气袋能治胃病，我为爸爸买了一个。谁知两个星期后，奇迹出现了，他吃饭正常了，睡眠也好了，身体渐渐结实了。他说：托了“505”神功元气袋的福。

去年春节期间，我在美国留学的姨妈回家探亲，走时说我带点中国特产送给美国朋友，我建议她买些“505”神

功元气袋。最近她来信说，她的美国朋友用了“505”神功元气袋后，都说“中国人了不起！”“505”神功元气袋OK！姨妈还说“505”神功元气袋为咱中国人撑了脸，增了光，下次回来，一定多带些。

(陕西泾阳县崇文乡坡底小学 高静)

给我也买了一个，起初，我将元气袋白天戴在腹部，晚上放在枕头上枕，半月后，头痛、失眠症状明显好转，食量增加，晚上不再服药了。而后，我白天把元气袋仍戴在腹部，晚上置于帽内当帽戴，使药袋紧贴头顶，这样又过了十余天，头痛逐渐消失，睡眠随之正常，连原来出现过的心悸、便秘现象亦已消除。现在我体质明显增强，心旷神怡，更加热爱生活。神功元气袋，功效之神奇，真乃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

神奇裹肚为我驱走了病魔，确系祛病强身之宝，内病外治之珍品。我衷心感谢世界发明家来辉武教授！感谢为人类除病魔、保健康作奉献的人们！

(湖南省东安县城镇第一小学退休教师 艾玉和)

神奇裹肚疗百疾

他说，每个官都象一味中草药，只有综合配伍才能为社会机体平衡阴阳，调养血气。想被重用，你得合时而来，成为如法炮制的一味。不然，便如孙思邈所说，徒有药名并无药实，与朽木无殊。不但于社会无益无补，反成为浪费。

在户县、咸阳，不论职务高低、官大官小、平民百姓，凡是有求于他的，他都热情奔波，竭诚相助。因而被誉为有德有才、年轻有为的后期新秀。早在1980年前，户县一些有影响的干部就曾称他为“德高望重的干部”。

4 精神升华



流传说，三十七八等提拔。1986年刚满36岁的来辉武，在党校深造之后，带着丰收的喜悦，热情满怀地回到户县时，却不但没有被重用，反倒失掉了发挥才能的机遇，他烈火般的热情被泼了一瓢冷水。来辉武碰到人生旅途的第一个坎坷。

人，从呱呱坠地到离开人世，总是在欢乐与悲哀、幸福与痛苦、习，使他养成一种怪僻的秉性，遇事老爱在祖国古老文化的宝库中寻找“505”重奖立功人。因为：案。看看黄子孙的来辉武厂长与奥运健儿先哲圣贤们，当他们陆蔚和李小双合影。▼困厄潦倒时，是怎样

高兴与忧愁、顺利与艰难，甚至在血泪、风海中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政治的、事业的、追求的、前途的、爱情的、生活的、疾病的，等等等等，还有说不清的七灾八难。在唐偃西天取经的神话故事里，不是也有九九八十一难嘛。来辉武在这艰难的人生十字路口犹豫、徘徊、发愁了。

父亲严格的家教，农家生活的熏陶，人生的某些体验，以及三年中医、中药刊大的学习与养、习，使他养成一种怪僻的秉性，遇事老爱在祖国古老文化的宝库中寻找“505”重奖立功人。因为：案。看看黄子孙的来辉武厂长与奥运健儿先哲圣贤们，当他们陆蔚和李小双合影。▼困厄潦倒时，是怎样

在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常去光顾的咸亨酒店，位于都昌坊口西首。自然，那是旧时的地名，如今已改成了鲁迅路。咸亨酒店即座落在鲁迅路中段。

这是一幢南方城镇常见的那种旧色木屋，单开间门面，屋檐下悬挂着一块木质横匾，上书“咸亨酒店”4个大字。当街是一个曲尺形柜台，台面摆着茴香豆等各种下酒菜，与街面垂直的直柜台下放着一排排的陶制酒坛子，直柜台靠店堂里面的一端竖着一块青龙牌，上书“太白遗风”4个苍劲古朴的大字，当年鲁迅先生笔下的短衣帮及穿长衫者中孔乙己之辈落魄者，就是站在青龙牌下喝杯台酒的。陪同我参观的区文化馆的老何说，现在的咸亨酒店是1981年9月为纪念鲁迅先生诞生100周年，按原来的格局重新开设的。历史的车轮在这期间又前进了十分之一世纪，酒店没再修缮，因而略显陈旧。

我们跨进咸亨大门时，正是晌午时分，店堂里挤得水泄



年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的王天育，被调到陕西日报社，当摄影记者。从此，他和相机结为伴侣，在三秦大地上同歌共舞，敞开心扉为时代风貌作证，为社会发展代言，为圣人圣物树碑，为人文景观立传。30年来，他上榆林，下陕南，去宝鸡，攀商山，花半数时间在三秦大地上捕捉到了一万多个光彩动人的瞬间；以组照表现自己的敏锐目光，以专版表现自己炽烈的情感，以单幅特写表现自己深沉的思索，忠实地表达生活和艺术的真、善、美，因而跻身国家级摄影艺术圈，多次在《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中国摄影》上艺术地向亿万读者报道陕西的古代文明和时代风貌。其中《革命圣地》、《八百里秦川》、《沙漠绿洲》、《打靶归来》、《华山松林》、《华清池》、《大地起宏图》、《黄土高原闹春潮》、《财源滚滚》等百多幅(组)作品，先后在省内、西北地区和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获奖。尤其是他摄记的《蒙代尔逛自由市场》，因以高度的真实性和强烈的现场气氛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主流和本质而入选荷兰第23届新闻摄影展览。1992年，他百尺竿头，又进一步，向社会推出了用5年心血精摄的全景式大型画册《三秦风采》。我国唯一的国际摄影大师，台湾省郎静山老先生还乘兴提笔写下“物华天宝日，人杰地灵时”的条幅赞赏和勉励王天育。

事实上，人们的赞许中隐含有对王天育把摄影当生命的夸奖钦佩。

1964年冬，“十年寒窗”时。王天育受令去定边县种羊场采访。夜幕降临后，他下身一人被疾风骤雪围裹在毛乌素沙漠中。后来，是隐约的羊铃声救了他。他循声摸索进一个无人看

○名胜游览

文 / 王黛

今日咸亨酒店

不通，里面座无虚席，曲尺柜台下还蹲着几位边吃边喝。

老何领着我好不容易挤到后堂，找到酒店经理阮凤英。这位女掌柜40挂零，尽管已是“半老徐娘”，却是脸上不见皱纹、两鬓没见一根白发，双乳高耸，体态轻盈，看得出来，年轻时是极标致的。只见她腰系一方蓝底白花围裙，留着齐耳短发，站在店堂正中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会招呼进店者“里边请”，一会请离去的游客“下次再来”，一会又招呼服务小姐为某桌上酒菜，俨然是场上指挥。听着她那京韵十足的应酬，看着她那精明能干、麻利劲，我忽然觉得她很象《沙家浜》里春来茶

馆的老板娘阿庆嫂。老何把我介绍给“阿庆嫂”，请她对付两个座位。她擦擦汗，喘着气说：“实在抱歉，地方太窄，人又太多，只好委屈你俩先站一会，容我设法。”说完，在桌子间穿行几趟，一刻钟后，给我们匀出了两个座位，引我俩坐下，交代服务小姐上酒菜，尔后乐观地说：“眼下店堂面积200平方米，太小了，我们正打算将后面部分扩大，扩大到400平方米，下次你们再来，请你们入座。”

“看来生意非常红火？”我切入正题。

“那还用说，生意一年比一年好。”阮掌柜眉飞色舞，满脸得意的神气，“外地游客

来绍兴，没有一个不来咸亨喝二两的，不喝酒的也要来吃一碟茴香豆。这两年，港澳台同胞及外国友人逐年增多，到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光顾过。我们也是外向型企业，大把大把的赚外国人的钱呢，不赚白不赚。”

“去年赚了多少钱？”

“不多，一万出头兑换卷，全年纯利润4.4万。今年1至9月已超过4.5万了，估计全年能超过6万。”

说话之间，绍兴黄酒上来了，咸菜花生米、茴香豆等也出现了。

“茴香豆！”我们不由得来了情绪。

“是买的成品吗？”我想起了上海城隍庙的五香豆。

“不，是我们从农村买来蚕豆自己做的。”

“卖得动吆？”

“好卖得很，来这里的顾客没有一个不吃茴香豆的，有的临走还要带上几包，袋袋的一天可卖700到800袋，坐堂小吃的一天也要吃七八十斤。”

无题 韩沛

“孔乙己长久没来了吧？”我想起先生的小说里咸亨酒店的掌柜的念叨。

“来，几乎天天来。”阮掌柜话音未落，忽听后面传来一阵哄堂大笑，急忙回头一看，我几乎怔住了：这不是孔乙己兄么？真是提起曹操，曹操就到了。只见他还是穿那件洗得发了白的青布长衫，头上戴一顶破毡帽，正站在青龙牌下，神情紧张地守护着曲尺柜上那碟属于他的茴香豆，而周围却伸着几只手在乞讨，急得他只好伸出右手张开5指盖住碟子，一面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就在这时，只听得快门“咔嚓”一声——原来是几位香港游客正在拍古装像。

一笑之余，我忽然想起，在鲁迅先生的笔下，长衫都是从不戴破毡帽的，只有阿Q、闰土之类短衣帮才戴，不知是港客疏忽，还是孔乙己越发潦倒了？

小鸭

王雅平 / 摄
王军平 / 诗



海，很远很远
天，好蓝好蓝
三只天真的小鸭
旋转着一个圆圈
旋转着一个圆圈
水中的影子
多象七彩的梦
快快长大
远方有只红帆船